

揭秘联合国会费里的中国份额

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2.667%增长到3.189%,维和费用将从3.1474%增长到3.9390%。

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位居第8位紧随美、日、德、英、法、意、加之后)和3亿美元(超过加拿大位居第7位)。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4亿美元左右。



▶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

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升降路线

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的联合国会费经历了先涨后跌再涨三个阶段。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比额最高的时期,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初的几年。

“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当时主要打的是政治仗。虽然那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是按照台湾的水平交,达到了4%。”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庞森说。

3年后,在联合国会费调整中,中国4%的会费比额增加到5.5%的历史高点,并一直延续到1979年。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外交政策趋于务实。

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而当时中国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我们交得太多,私下跟我们提出不用交那么多。但是,联合国会费总额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别人就交得多,这涉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后,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中国的会费才降了下来。”庞森说。

1980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出现大幅度下降,为1.62%。

而这还只是初步过渡,随后,每次联合国会费调整,中国的比额几乎都在下调。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这个数据实际上仍然高于中国当时的实际应支付水平。按照当时我们的实际情况,应该交0.71%,超过的部分主要是帮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交了。

0.72%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最低点。而在此时,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国家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的联合国会费也随之触底反弹,重新上涨。

199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在16年后首次回升,微调至0.74%。2000年,达到1%。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狂飙突进的时期,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逐步走向联合国权力核心

在会费承担比额增加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这一点从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所分管的部门可见一斑。

在联合国中,5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位副秘书长,一般一位副秘书长管一个部门,而承担哪个部门的管理职责,是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地位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国家的政策需要分不开的。

自1971年至今,中国总共出

任了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的工作先后集中在4个部门:非殖民化部、技术合作部、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经济社会事务部。

1972年,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主管的部门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当时,国内的重心还不是经济建设,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强调世界革命,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斗争还在不断进行,所以,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化部,由唐明照主管。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少数国家,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恰巧中国在此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角色也发生了第一次转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关部门希望通过联合国做点事情,争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所帮助。于是,中国方面与联合国秘书长商量,成立了技术合作部,专门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技术援助。

联合国的技术援助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和发达国家外援不同的是,联合国的援助都是无偿的,不含

任何政治条件。

联合国技术合作部自1979年成立后,名称虽几度变化,但一直由中国人主管着这个部门。

不过,到1996年金永健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两个司,连专家在内只有100多人,与刚成立时数百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正在不断变得强大的中国来说,技术合作部的舞台已经太局限。

1997年,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的副秘书长承担了一个新任务——主管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这个部门主管联合国大会事务和会议服务,包括会务秘书支持、翻译等众多工作。这个部是联合国总部最大的部门,人数达1200多人。

安南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跟中国领导人说,大会事务具有政治性,让中国的副秘书长主管政治性部门,说明对中国的重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就坐三个人,中间是大会主席,右边是联合国秘书长,左边是管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位出镜率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2007年,沙祖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情况有了较为本质的改变。中国提出,希望主管一个实质性的部门。不久,沙祖康主管了经济社会事务部。

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在联合国日常工作中占相当比重,每年要出大量报告。由于涉及内容很广,刚成立时该部下设了10个司。

从中国人在联合国主管的部,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

“我们不能被忽悠了”

在国内专家看来,此次联合国会费比额增长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是和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但也有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对此的判断和中国尚有差距。这一方

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带来身份认同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也存在问题——只讲好的,不讲不好的;只给他们看发展好的地方,西部贫穷的地方不给他们看。我们的某些部委大楼是世界最豪华的,加上奥运会、世博会一办,你再哭穷就会引起人家反感。

与此同时,与较为刚性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支出相比,中国在自愿支出和对外援助方面仍数不上名次。

根据用途,联合国的经费分成几大块。其中,常规性的会费支持联合国秘书处运作和一般援助项目。还有一部分是自愿基金,包括儿童基金、开发计划署等。中国在这方面捐得不多。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的支出也仍然较低。

目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而国内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国际义务,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不能被忽悠了,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国力,承担符合我们实际能力的责任。

链接

联合国会费的分摊

《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规定,联合国组织的会费“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各国应缴纳的会费数额由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建议批准的比额表确定,主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以及支付能力等因素予以确定。

此外,联合国会费还有最高和最低摊款限额的规定。从1974年开始,最高摊款限额不能超过整个预算的25%,最低不能低于0.001%。

对会员国拖欠会费的行为,《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联合国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 卢彦《时代邮刊》

本版诚征社会故事,要求情节曲折、内容真实,稿酬从优。投稿邮箱:kbtegao@126.com;QQ群:100814558;电话:025-84783552

冬病夏治,怎么除病根?

又到了冬病夏治的好时节,今年您也想试试吗?南京市中医院开展冬病夏治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医院各专科都会有针对性地开设冬病夏治专病门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临床疗效显著。所以本周六,现代健康公益大课堂专门邀请了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科主任中医师骆天炯教授。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冬病夏治的疑问,都可以到现场与专家交流。

这些人不适合“夏治”

“冬病夏治”有其严格适应证和禁忌症,即使是同一种疾病,也会有不同的症型,有些症型也不适合冬病夏治。下列人群不宜夏季节贴治疗:孕妇;有严重心、肝、肾、脑疾病,恶性肿瘤,严重糖尿病患者;对贴敷药物及胶布有明显皮肤过敏者;皮肤长有疮、疖以及有破溃者;疾病发作期,如哮喘正在发作者禁用或慎用。冬病夏治贴膏中的很多中药都是热性的,因此阴虚火旺、阳盛、湿热、等火热证实不适合的。

冬病夏治也讲究时辰

冬病夏治也讲究时辰,疗效最好的时间是每年夏季的伏天前初伏、中伏、末伏。中药穴位贴敷一般在上午11点以前贴完,宜在晴天,如遇雨天则可以推迟几天,尽可能在气候较热的时间。另外,贴后6~10小时内不能洗澡,不能吹空调风扇。冬病夏治30天为一个疗程,一般需连续3年,也就是3个疗程。第一次接受治疗的病人,在冬至加强一个疗程可加强疗效。只有坚持按疗程治疗,效果才会更好。

现代快报 李睿芳

现代快报

健康公益大课堂

本期主讲人:南京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骆天炯教授

主题:冬病夏治,你适合吗?

地址:南京科学会堂2号门2楼综合厅(成贤街118号)

时间:2010年6月26日 9:00-11:00

主办:现代快报 医药部

协办:云库绿A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

读者预约报名热线:96060

如您对其他听课主题有兴趣,欢迎拨打84783561/84783544与我们联系